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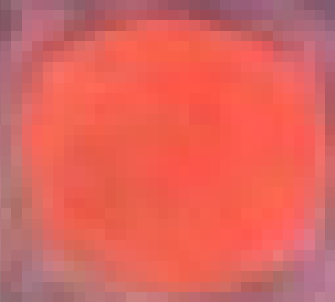
一部探索性的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



血色黄昏

• 老鬼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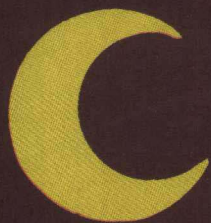
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



血色黄昏

· 1 ·

工人出版社



血色黄昏

老鬼 著

血色黄昏

老 鬼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05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20 字数：467,000

1989年5月第2版 1990年7月北京第8次印刷

印数：184,271—197,060

（平）ISBN7-5008-0440-7/I·133 定价：7.80元

（精）ISBN7-5008-0433-4/I·134 定价：10.25元

八年的内蒙草原生活，憋了一肚子话要说，于是提笔把这一切写了出来。

在那动乱的年代，凡是有知青的地方都会有许多悲怆感人的故事。我写的这个只不过是其中的小小一曲。它算不上小说，也不是传记。比起那些纤丽典雅的文学艺术品来说，它只算是荒郊野外的一块石头，粗糙、坚硬。

不论风吹雨打，日晒雨淋；也不论世人如何评说，这块沾着泥污的石头将静静地躺在祖国大地上。

一去内蒙

公元一九六八年，一股股青春的洪流，热血的洪流，稚气未尽的洪流涌向农村，涌向山区，涌向茫茫大野。这不是十字军东征，但将要在历史上留下记载；这不是人口大迁徙，却注定会使成千上万的家庭尝到离散之苦；这不是奔赴炮火连天的战场，却充满了一种军队出征的慷慨、义勇、悲壮。

雷夏非要和我一起去车站送同学。“红红红”那派人，总想憋住他狠揍一顿。

“豁出去了，哪怕脸被破了相，肋骨断两根，也要去送送哥儿们。”

我和他腰里别着刀子，手里套着铁环，来到了北京火车站。

这是去黑龙江的那一批。

月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。要走的同学被大家团团围着。他们神情激动，面带微笑，没有一个垂头丧气的——即使有些伤感，面对如此浩大的自发送行场面，也不能不被一种崇高的情感所淹没。

文革开始后，一直没露面的同学在这里出现了；被“红红红”怀恨，准备开瓢儿的几个同学，也冒着危险前来送行。他们

不时戒备地四处环顾。

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战火硝烟锻炼的红卫兵怎么还这样温情？一本本像册、日记本，一包包糖块、水果，塞进了要走同学的口袋、书包。到处是红肿的眼睛，到处是谆谆的嘱咐，就是平日关系不好、见面不说话的人，现在也向你投来依恋的目光。

难忘啊，三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动荡岁月。在那紧张火热的日日夜夜结下了生死之谊的战友，如今就要天各一方，怎么不难舍难分？

“到了那儿来信。”

“嗯，忘不了你小丫弄的。”

……

“不要轻易相信人，社会复杂。”

“我他妈才不是傻子呢，你放心！”

……

“打仗就好了，咱们反修战场上见！”

“没准儿，咱们这辈子能赶上。”

……

“进入社会，说话可要注意，少吹。”

“对，对。”

……

千千万万人的低声细语，使得月台上嗡嗡嗡，乱哄哄的。

那些成双成对的年轻男女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连手都不敢碰一下，竭力装得坦然，轻声地相互嘱托。母亲泪水涟涟，紧挽着女儿的胳膊，重复着不知说了多少遍的絮叨话。“红红红”那帮专好武斗打人的家伙们个个挎包里都藏着菜刀，这时却变得温和起来，满头大汗地帮助要走的同学搬行李。

突然，电铃响了，与此同时，月台上的扩音器响起了嘹亮的毛主席语录歌：

“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……”歌声是那么亢昂激壮，一缕缕崇高的音流把年轻人身上的血鼓动得滚烫滚烫。

内燃机车低沉地长啸一声，车轮转动了！送行的人争先恐后涌向窗口……随着车速的渐渐加快，从女生堆里传出了呜咽声。连耻于流泪，抡起大板带抽人毫不在乎的我，也觉得鼻子有点酸。

数不清的小伙子跟着移动的车窗奔跑，雷夏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泪流满面，频频挥手，嘴里使劲喊着“老狗！老狗！”……有位母亲被撞倒了，橘子撒了一地，也顾不上拣，赶忙爬起来，随着车小跑，那姿势真象鸭子一样。

啊，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也消除不了离开北京的悲痛，革命歌声鼓劲也阻止不住一串串清泪下落。整个北京站月台上，一片哭泣哽咽……

从打开的车窗闪过了一张张年轻的面孔。车窗太小了，有的人只好歪着脖子，用小半张脸，用一只眼从许多脑袋的缝隙中向首都告别。

火车在同学与亲人的告别声中行进。钢铁的吼声屡屡被肉体的呼唤压倒……几十秒钟后，火车从东方的铁轨上消失。那刚刚充塞在北京站月台上的呼叫、啜泣，也仿佛被远去的列车带走，人们很快就安静下来，一群群涌向出站口。

“红红红”那帮又横眉竖眼四处张望，企图寻衅滋事。

我用力向火车消失的方向伸出大拇指：

“你们是英雄！”

……

我和雷夏默默无言地走着，各自想着心事。高二有一帮子人徒步去西藏了，在山西让村里的民兵给抓住，洗得一干二净，跑回两个，多数仍继续向前走……初一有个小姑娘，才十三岁，就剃光了头，女扮男装，一个人闯进那茫茫的内蒙边陲……高一有个大黑帮的小子，一次又一次给党中央、毛主席写信，请求批准他到最苦最远的地方改造思想；数次找市革委会有关领导，流着泪苦苦哀求——可他妈死时，他眼圈连红都没红。

周围就是这个气氛，全争着抢着去。没有胆怯，没有抵触，没有给自己留一条路的小心眼儿。全是一片自觉自愿，全是一片热血赤诚！

……

回到学校，我把上衣一脱，又龇牙咧嘴练起来。雷夏这活沙袋真经打，无论我怎么“猛驴”，怎么死砸，他也不带叫唤的……我脑里什么也不想，一拳一拳凶狠地打过去。

准备，快快准备。在临离开北京之前，我玩儿命练打拳，希望自己能有一副武松那样的拳头。这样，走到天涯海角也不打怵，还可以为民除害。

雷夏是个大个子，长得很漂亮。头发乌黑浓密；玉兰花一样洁白的脸上总是透着红光。皮肤光滑极了，一个青春包儿也没有；不大不小的眼睛孩子般澄澈；那小方鼻子绝了，秀美无比。他有两大优点：一是不色，从小学起，就有女生给他写信，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接连不断，但他从没搭理过。二是有骨头，因出身不好，他在学校多次被打，每次无论怎么打，他嘴从来没软过，老是那么傲。“红红红”那帮忌妒死了，扬言要破了他的相。为了自卫和报仇，他常常与我练摔跤打拳，还不惜当活靶

子供我练。

徐佐的父亲是个老红军，曾是卫生部副部长，一九五九年被罢了官，后郁郁而死。他身体瘦弱，细眉毛，薄嘴唇，头发又软又黄，小鼻子小脸儿，象个女孩子，可脾气极倔。一九六七年四月，我们一起组成“毛泽东抗美铁血团”去越南。在深山密林里被边境民兵发现，绑他时，他象小豹子似的不肯就范，还踢人家民兵的老二。串联回来后，他很少参加运动，成天躲在家里看书。那些枯燥无味的经典著作，他读起来津津有味。你要跟他辩论，很难赢得了他，他能背几百条毛主席语录。

我们三个经常在一起谈论今后的去向。经过反复研究，磋商，我们把目标对准了一个方向——成吉思汗的故乡。青草、旷野、风雪、烈马，构成一幅苍莽荒寂的壮观画面，迷住了我们。

将来打仗，这里是最前线。

一批批熟悉的同学，最优秀的青年都去农村、边疆了。我们心急如焚。看看学校里都剩下什么人了？不是哭哭啼啼的想家迷，就是犯错误进学习班的，要不就是没地方敢要的大黑帮子女，另外还有一群病号和瘸子。

雷夏起草了《告校工宣队书》，解释了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偷偷跑到内蒙，表明了我们上山下乡的决心。

徐佐从农大搞来了《养马学》、《养羊学》、《养牛学》……初中小孩金刚用塑料鞋底刻了一个校革委会的公章，盖了数千空白介绍信——沿途好到旅馆住宿。

金刚是雷夏介绍来的。他比徐佐还瘦，鼻尖、嘴尖、下巴尖，象只小山羊。他的特点是心灵手巧，擅长刻图章，画月票，拉手风琴和编瞎话。

似乎已成惯例，下去之前都要到天安门广场照张相。谁知

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回来呢？

那天，我们到天安门广场集合。在洁净如洗，正气冲天的英雄纪念碑前，留下了我们的合影。我们手捧毛主席语录，挺胸昂头。徐佐平时站着时，一条腿总爱三道弯儿，此时那腿直挺挺象根棍子；金刚嫌戴眼镜文弱，摘了眼镜。四个年轻人的眼睛闪闪发亮。

一九六八年以来，成千上万的北京知青，就是从脚下的这块花岗岩出发的，作为这股洪流的一员，我们感到自豪。

大家默默站了一会儿，什么豪言壮语也说不出来，然后默默地走了。

钱、全国粮票、衣服、行李、罗盘、主席像章、刀子、冻疮膏、止泻药……一件件都准备好。

头一次，因走漏消息，还没走，工宣队就把我给抓起来，关了两天。很快，在弄清了我们不是叛逃和我保证不再跑的情况下，又把我放了。但我们哪肯罢休，仍暗中准备，等待机会。

为了保密，这次直到临走的那天下午，我们每人才各自通知自己家里。

“妈，我今天晚上要去内蒙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今天晚上走？”母亲睁大眼睛望着我。

“嗯，今晚上十一点五十的火车。”

一阵沉默，只听见寒风在窗外一声一声低吼。妈妈温和地问：“你响应毛主席号召去边疆是对的，但你们不通过组织，自己跑去，人家会要么？”

“没问题。我们学校有好几个人自己跑到内蒙，人家全要了。”

“那档案、户口等手续怎么办？”

“那边收下后，再回来办。”

妈妈沉默了。

“好吧，你既然决心已定，我也不拦你。走就走吧！都需要什么东西，我给你准备准备。”

“什么也不用准备，我就带一个行李。”

晚上，到家已快七点了。爸爸又被叫到机关交代问题。我独自一人吃完妈妈为自己准备的饭菜。肉虽美，饭虽香，但味觉麻木，烧鸡吃进嘴里也没什么味道。

“这些东西给你。”妈妈抱着一堆衣服。

我没要。沿途我们还可能步行呢，不能带这么多东西！

我的全部行李是：一条被子，一套内外衣，一个书包，一副摔跤衣和四个拳套。

漆黑的冬夜，只有妈妈一人送我走出大门。她一遍又一遍地叮咛：“小鹤，到了那要跟大家搞好关系，千万不要和人打架……”

昏黄的路灯下，妈妈头上的几缕白发被寒风吹起，缓缓飘拂。这两年来，她眼见着衰老了。头发掉了许多，几乎秃顶；脸上的皱纹又密又深；眼皮松弛，遮住小半个眼睛。

她的叮咛象雪花似的，轻柔柔落在我发烧的脑袋上。

“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干！”

不由自主紧紧握住妈妈温暖肥厚的手。我知道她现在处境很不好，街上有批判她的大字报，说她写的那本《青春之歌》是大毒草。好几个单位都要揪斗她，把她吓得东躲西藏……联想到自己也曾造过她的反，骂过她，心里涌起一股同情和愧疚。

妈妈用双手把我脖领子上的扣子系上，轻轻拂平了我上衣口袋的褶皱，柔和地说：“你走吧，别误了火车。”

我走了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们母子分别没有一滴眼泪，

也不象电影里那样难舍难分。

冬天的夜晚，厂桥街上冷冷清清，不见一个人影。只有路灯在寒夜中闪着昏幽幽的青光。树上的枯枝弯弯曲曲，在深沉的夜色中伸出鬼一样的爪子。

黑暗与寒冷包围着我，眼前情景和北京火车站的热烈场面自然没法比。

四周一片阒寂。孤单地走向社会，前途是吉是凶，实难预料。纷乱的脑子里掠过一丝畏怯。为鼓舞自己，我赶紧换了一个念头，想起自己的战友……

“八·二一”武斗，雷夏为掩护负了伤的我，不惜自己脑袋被打开了花儿，鲜血横流。连打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够仗义！跟卫戍区副司令辩论，他声色俱厉，毫不怵老头子官儿大。

徐佐的母亲被赶到干校劳动，两个妹妹都已下乡，他完全可以留在北京，可却非要插队！一九六六年去门头沟煤矿煽风点火，我们被数千名愤怒的工人团团围住，形势危险。徐佐坦然上台，引经据典，舌战群雄，扭转了局面——那胆量非常人能比。

身边有这样的朋友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

何况自己悠双杠九十，铁泼脚左右开弓，摔雷夏就象摔一棵大白菜，二十动捕俘拳练得滚瓜烂熟，挺举二百四，镇了全校。如此的威力在身，谁敢跟自己炸刺儿？

心里燃起了一团火，孤单、凄清的感觉在烈火中变成了一缕轻烟，马上就消失了。

我们乘火车到了张家口后，沿着一望无际的公路向北徒步前进。每人都背着行李，戴着五十年代流行的蓝布棉帽。一上了坝，温度明显冷一大块。我们鼻头冻得红红，无不感叹塞外

的寒威，脚步不敢停。

也许是串联时养成的习惯吧，我们舍不得花钱买车票，太冤枉。能截车就截车，截不上就步行。

在张北到宝昌的土面公路上，一来汽车，我们就站在公路中央，手舞足蹈地喊，也顾不上面子了，满脸堆笑地乞求，大哥大叔地猛叫……可十有八九碰壁挨槌。

在宝昌昏暗污浊的车马大店，我们和衣挤在土炕上过夜，静静地听着大车老板子吹牛、抬杠、聊老娘儿们。一股劣等烟草、羊皮袄、蓆面的混和气味把我们送入梦乡。

这儿已经有了内蒙的气息。即使是冬天，那厕所也充满了浓烈的羊膻，令人难忘。

在盟革委会大楼的知青办公室，我们天天围着工作人员软磨硬蹭，说尽了好话。可是那个冷冰冰的小干部根本不为所动。理由是：各旗县已经安置饱和，没力量再接收。

一星期后，我们的钱越来越少。锡林浩特的饭馆邪贵，最贱的菜也七毛一盘。徐佐提议：“找军分区赵司令去，每人写份血书交给他，不走上层路线不行。”

对，好主意。让血来为我们开路！

自然，给自己肉上划一口子不是多困难的事，青年人还在乎这点血？不过毕竟不象剥猪肉馅，这是要割开自己身上的一块肉哇。我们四人沉默了好一会才下了刀。雷夏和我是用刮胡子刀片干的，每人给自己左手指来了一下，那冒出的殷红的血足够写一篇四、五百字的小说。徐佐是用水果刀割的，很钝，几刀不见血，他急了，猛一用力，差点把手指尖割下来，血如泉涌，裤子给溅得血迹斑斑。唯有金刚，在我们的挖苦、踩伙下，就是不肯用刀，拿缝衣针扎了几下，刺破一个小眼儿，又是掐又是挤，好不容易弄出一丢丢血——但不管气概如何，口子

大小，颜色深浅，我们都很老实，确确实实是蘸着自己身上的鲜血写的。

狼藉的锡林浩特中学宿舍里，四个北京知青发出了：“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家，做千秋雄鬼死不回城”的誓言。

然后，我们闯进了司令家，讲了我们的愿望。司令员不愧是个老八路，很和气，没架子。他一面责怪我们不该写血书，一面掏出钢笔，在我们的申请书上批道：“请知青办安置解决。”

经过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成功。盟安办把我们分配到西乌旗巴颜孟和牧场。哈哈！我们的血没有白流。不会再灰溜溜地折回北京了。

热血无敌！

巴颜孟和牧场位于西乌旗东北方向二百里，与东乌交界。场部的荒凉破旧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一个县、团级单位不过是两排土坯房，另加几排地窝子，远远不如内地的一个生产队。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群众专政大院——一个大马厩，里面挖了一排地窝子，关着四十来个牛鬼蛇神。什么“内人党”、“叛国分子”、“反革命”、“破鞋”、“盗马的”，应有尽有。每天，他们排着队，低着头，默默去上工。

几天后，七连的马车来场部接我们。

冬季的草原灰茫茫的，煞是荒凉。埋在积雪下面的野草，稀稀拉拉，露出一一点枯黄的草尖，僵僵伫立。偶有一堆牲畜的白骨点缀在冰雪之上，令人浮起几丝凄楚。纵目远眺，四面一望无际，只有大车道弯弯曲曲伸向天边。

辽阔啊，辽阔！辽阔得让人心里发虚，让人全身震慑！面对草原，最狂妄自大的人也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微若尘埃。然

而，如此空旷的漠漠大野却寂然无声，静得掉在地上一根针都能听见。

白皑皑，光秃秃，平坦坦，苍茫茫。

这就是草原，没有那种精巧典雅的媚秀，以原始般的巨大沉寂和莽苍，屹立在人们面前。

在北京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景色的——地地道道的未被雕琢的自然美，辐射着严酷的寒光。

马车象个小蚂蚁，在茫无际涯的草原上移动。赶车的老姬头嘴里得得不停地唠叨：“哎呀，这儿不穿皮裤、皮袄可不行。最冷的天，尿尿一出来就成冰柱！牧民多经冻哇，鼻子，耳朵可照样给冻掉。尤其是白毛风，好家伙，昏天暗日，伸出大鞭杆都看不见……咱这内蒙，六月天还冻死人呢。真的，白毛风来了，可不能出去……小青年甭逞雄。”

浩瀚的锡林郭勒草原啊，你真的这样冷酷、粗野、荒凉吗？

二 罩上一层冷峻的草原

蒙古包里的第一夜是难忘的。

临睡前，往铁炉里倒了一簸箕牛粪，憋了一阵，烟越来越浓。“呼”的一声，火呼呼烧起来，把一节烟筒烧得通红。毡子外面寒风刺骨，毡子里面却只穿背心裤衩还热得满头大汗。

蒙古包里火一灭，酷冷。半夜，我身上盖的羊皮滚掉了，一下子给冻醒，只好当“团长”。蒙古包顶有个通气的大圆窟窿，透过它能看见天上的星星。我实在冻得不行，只好硬钻进雷夏的被窝，凉凉的四肢把他冰得啞啞叫唤。

望着夜空，想起了白天到达东河与牧民见面的情景：场面冷冷清清，一点也没什么欢迎的气氛。那几个黝黑的蒙古牧民呆漠地望着我们，脸上连点笑容都没有。象看马一样毫无表情，用蒙语叽叽咕咕一阵后，骑着马扬长而去——跟报上登的完全不一样！

一个模样善良的中年妇女为我们的蒙古包生着火，刚想表示谢意，猛一瞥发现她的蒙古袍背后缝着一块白布，上面用蒙汉文写着：“牧主分子”。

阶级斗争是第一课。